

周郎作品集

横刀万里行

续上

中国武侠研究学会推荐作品

周郎著

出版
社

周郎作品集

续横刀万里行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周郎作品集

续横刀万里行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续横刀万里行

周 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 印张 843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05-748-X/I·653

(正续四本)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周郎，一九六九年生，男，安徽宁国人民。自由撰稿人。中国武侠文学会签约作者。自幼好读书，曾在父亲的指导下对中国古典文学诸如先秦诸家散文、诗经、两汉诗文、唐宋诗词、元杂剧及明清小说进行较为系统的学习。中学时代对英、法、俄、意、德、美、西、拉美、东欧诸国经典文学作品亦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就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都做过程度不同的尝试。

在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赛上，周郎作品《鸳鸯血》与港台名家于东楼先生的《短刀行》、温瑞安先生的《温柔一刀》一起，荣获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赛最高奖——银剑奖。是大陆诸多参赛的武侠小说作家中，惟一获得此项殊荣的作者。

周郎是自《人民日报》立社以来，第一位在该报发表武侠小说的武侠作者。一九九六年四月，周郎受《人民日报·海外版》之邀，改写其获奖作品《鸳鸯血》第六章，更名为《归忆江湖发浩歌》，自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至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连载。

周郎是目前大陆惟一一位打入港台的武侠小说作者，其撰写的系列武侠小说《奇兵十七》（《鸳鸯血》系列）由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同时推出。

周郎的作品构思精巧、行文流畅自然。其文风清新雅致、飘逸潇洒，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很强的可读性。

序 言

一九九三年盛夏，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策划编选了一套《武侠新星丛书》，希望能以此举促进中华大陆武侠小说的健康发展和创作繁荣，并企盼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颗颗新星能藉此阵地光彩夺目地冉冉升起。当时学会秘书处责成我为这套丛书写一总序，其实，我深知自己绝非写序的适当人选，因为我既粗闻寡学，又对中华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界所知甚少，然而，信任和盛情难却，我还是在锐意搜求、日夜耽读以后，写就了一篇小序。记得当时我特意引用了黑格尔老人的一句名言：“在历史中，会产生新的东西。”因此我预祝当代武侠小说作家能以新的创作态势和当代意识观照这一小说类型的特殊领域，并做出新的贡献。

两年后，中华大陆的数十位中青年武侠小说作家不负广大读者的厚望，创作出了一大批读之令人心旷神怡的优秀作品，而且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中，就有四部作品分获银剑奖和铜剑奖。其中周郎的一部《鸳鸯血》就获得了殊荣，胜利地捧回了银剑奖。

从收入《武侠新星丛书》中的第一部《天香血染衣》到《鸳鸯血》，以及后来的这几部新作品，我认为周郎兄应属于中华

大陆中的那种能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特有的灵性激活历史和武侠世界的新型武侠文学作家群中的一员。更明快地说,这一作家群创作的总特征是:武侠题材的拓宽,史识的更新和叙事模式的转变。开阔的历史胸襟和视野,使他们主动思考许多历史现实现象和咀嚼那品之不尽的人生况味。而周郎武侠世界的特异之处,又在于他艺术心灵的活跃和想象力的丰富,于是他在展现和处理他心目中的武侠世界的视角时就出现了全方位的新变。无论在礼赞侠魂和民魂中,还是在反思历史、剖析世情上,由心灵的真诚而抒忧发愤,更见深广。其小说美学风格,则豪放、婉约、粗犷、灵秀兼而有之。至于结构布局,叙事技巧和话语运用都有新颖之处。无论主线浓墨重彩的叙写还是副线的清新笔触,其功力完全可以和当今港台武侠小说界的创作相媲美。同时也必然深契于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之本质。这绝非是我们的狂妄自大,而是站在第一线的武侠小说人和它的研究者的心爱及广大读者的一份自尊和自信。同时,也是对武侠小说创作这一文化现象的超越力量的一份自尊和自信。

事实上,如果说小说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陆武侠小说同样是武侠小说作家审美化的心灵史。作为各色小说类型中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通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即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的话语询问自我与民族精神的去路。而我们同样深信,在这一世纪初的晨曦中便开始的询问,绝不会随着世纪末的黄昏降临而终结。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存活,是一个古老民族百年的梦想与特异的审美追求的表征。在色彩斑斓的梦想牵引下,新型

的武侠小说走向繁荣是可以预期到的。

周郎兄得天独厚。在他创作的旺盛期,恰逢改革开放之风劲吹,他既可以不断地吸纳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可以接受今日人文精神的熏洗,更有各种可能学习西方先进小说叙事学中的种种技巧。而像先行者金庸、梁羽生、古龙诸巨擘的那种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无疑都会给他以精神滋养。事实也证明,周郎的武侠小说的内在气质,就有着民族的骨骼和气脉,所以我们能容易把握到他的小说的文化精神,即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交汇和融凝的产物。基于此,周郎拥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他的精神同仁和不少挚友也都看好他的积极成果,并认为他是众多武侠小说作家中最富内在创作潜能的一个。因此,愚以为周郎兄的新型武侠小说创作及对武侠世界的发现还必将继续。我们寄厚望于他的是,他能将目光更成熟更成功地投向现实与未来。

宁宗一

1998年6月16日于南开寓所

内 容 简 介

武功盖世的少年侠客郑愿为人正直,不想一时糊涂,将号令天下黑道势力的信物野王旗交给了阴狠美貌的师姐南小仙,至使野王旗重现武林,江湖一片腥风血雨,南小仙大肆扩张势力,争夺霸权,无恶不作。郑愿奋起反抗,却无法应付其散布的流言蜚语,一时间,郑愿成了江湖武林的公敌。郑愿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为铲除邪恶,主持正义。最后他横刀仗剑重回中原,走完他未竟的“大侠之路”。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回	追寻郑愿		(6)
第 二 回	虎狼之地		(23)
第 三 回	老人的梦		(41)
第 四 回	安宁镇的秘密		(58)
第 五 回	神秘的主人		(73)
第 六 回	零卖行动		(91)
第 七 回	海 姬		(109)
第 八 回	孔老夫子		(126)
第 九 回	狐狸与羊		(143)
第 十 回	老 九		(163)
第 十 一 回	海市蜃楼		(181)
第 十 二 回	复活的雄鹰		(198)
第 十 三 回	一窝狐狸		(216)
第 十 四 回	梦想与选择		(240)
第 十 五 回	夜里发生的故事		(260)
第 十 六 回	沙漠风暴		(278)
第 十 七 回	相见除非梦里		(288)

目 录

第 十 八 回	凉风起天末	(299)
第 十 九 回	魏夫人庄园	(315)
第 二 十 回	塞外风雪	(335)
第二十一回	陈盛世	(352)
第二十二回	雪 野	(369)
第二十三回	永不泯灭的	(386)
第二十四回	报 应	(402)
第二十五回	惨烈的胜利	(420)
第二十六回	失衡的瀚海	(436)
第二十七回	逼 宫	(456)
第二十八回	满霸王的用心	(471)
第二十九回	惊天一战	(485)
第 三 十 回	狭路相逢	(500)
第三十一回	不该多情的时候	(518)
第三十二回	瀚海的女儿	(535)
第三十三回	心灵的旅程	(554)
第三十四回	六月十六	(572)
尾 声		(594)

第十八回 凉风起天末

如果她是海姬，她也会那么做。如果她是花深深，她也会求海姬那么做。

可她不是她们。她们香魂已逝，她还活着。

既然她还活着，她就要复仇，为了她们，也为她自己。

她抬头仰观着星辰，推算着自己要去的方向。

她不能回狐狸窝。她知道，如果父亲没出事，水无声绝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她不知道老父是生是死，但她明白，如果她闯回狐狸窝，马上会被杀掉。

她也不能往安宁镇方向走，那同样无异于自投罗网。

她需要找一个地方，养好自己身上心上的伤，默默地制定出复仇的计划，然后才能开始行动。

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些什么人，她知道短期内绝对不可能成功。但她并不气馁，她愿意等，她甚至愿意等上一辈子，也一定要复仇。

她要去大青山，她希望能找到一支流浪的游牧部落，先在那里安身。

她冷得要命，也渴得要命，饿得要命。

她更疲惫得要命。

但强烈的复仇欲望在支撑着她。

她坚信她会找到水，她会找到食物，会找到遮体的衣物。

她坚信她会活下来，她坚信她会征服大沙漠。

因为她是个充满了刻骨仇恨的女人。

她要的是复仇！

她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将自己的身体紧紧贴着温热的沙子，抵御刺骨的寒冷。

她把干裂的嘴唇贴在坑底的沙子上，吸吮着那若有若无的水分。她觉得自己枯萎的身体在渐渐膨胀。

一条响尾蛇蜿蜒着游过，她饥渴的目光一直紧紧盯着它。手中将仅有一把匕首攥得紧紧的。

她竭尽全力，扑出。扑向那条蛇。匕首斩断了蛇头。

她颤抖着拣过蛇身，不顾它还在扭动，不顾它的腥臭和丑陋，开始吸它的血，吃它的肉。

她几乎连蛇皮都想吃掉。

她拚命不让自己呕吐，不让自己失去这仅有的食物。

她要活！

就算是蜥蜴和蝎子，她也必须吃下去。

郑愿仰躺在草地上，痴痴地看着月亮和星星。

他知道他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她们已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回不来了。

相见除非梦里。

他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还有没有必要再走下去。

“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郑愿死了！”

“郑愿？他不是早就死了吗？”

“你说天香园那一次啊？错啦！那次郑愿可没死，躲进瀚海大沙漠里去啦！”

“那这回就一定真死了吗？”

“听说今年夏天，沙漠上起沙暴，郑愿被龙卷风卷上了天，连尸首都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哎哟！那不真死定了吗？”

“是啊！”

“唉！这就是报应啊！他杀了那么多人，他绰号叫‘天杀’，本意是说绝杀，现在看起来，人虽杀不了他，老天却不会放过他呀！”

“说的是啊！”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八方君子秦中来，整个人在几天间就瘦了一圈。他不说话，也不理人，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

最后还是南小仙叫开了门。

南小仙神情也很悲伤，眼睛红红的，似乎刚哭过。

她的左鬓间，甚至还插着朵素白绢花。

她噙着泪，用沙哑低沉，富有感情的声音对他说：

“我知道你很难过。”

秦中来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她带着哭音道：“我也很难过。……但最难过的或许还不是你和我，而是我父亲。”

秦中来还是不出声，但头已垂下，头发披散下来，挡住他的眼睛。

他是不是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眼中的泪水？

南小仙痛哭失声。

“我知道，父亲一直……一直将他看成自己的……儿子，一直……”

秦中来还是没出声，但头发已在簌簌抖动，肩头也在微微抽搐。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我知道。呜呜呜……我承认以前想过要他的性命，可……可现在我才知道，没有了他，我活着已没有一点意思，一点都没有。呜呜呜……”

秦中来已泣不成声。

南小仙哭道：“我要回……回一趟金陵，我想请你……请你代我走一趟瀚海。我不相信，绝不相信他会死于一场沙瀑，这消息一定是凶手捏造的。”

秦中来点头。

“你去一趟，你一定要找到真凶。……不为郑……郑愿复仇，我死不瞑目！”

秦中来又点了一下头。

南小仙揩去泪水，跪下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定要为他复仇！”

秦中来跳了起来。

并不是因为受不了她这一跪。

秦中来嘶声道：“我不是他朋友！”

他的确早已不再是郑愿的朋友，他们两年前在他的君子庐外就划地绝交、割袍断义了。

可真挚浑厚的友情，又怎么割得断呢？

那是根植于赤子内心深处的友情啊！

朱争现在已真的老朽了，朽得不能再朽了。

他蜷着身子，缩在一件厚厚的皮袍子里，坐在铺着狐皮褥子的躺椅上晒太阳。

九月已是深秋了，有一点阳光，对老人来说，都是难得的享受。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朱争在絮叨，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老泪不干。

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老人看样子比他岁数还大，但身体显然要比他硬朗得多。

那老人冷笑道：“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死不了！”

朱争好像没听见，还在唠叨：“怎么会呢？……”

那老人似乎发怒了，：“朱争！别看你小时候在沙漠里过了十几年，你不懂沙漠！我告诉你他死不了就一定死不了！”

朱争这回听见了，叹了口气。

那老人怒道：“你叹什么气？你不相信我的话？”

朱争无力地点了一下头，喃喃道：“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又有有什么用？……若若她不相信，她不相信……”

那老人道：“若若是老糊涂了，你也老糊涂了？”

朱争忽然就生气了：“你才老糊涂了！若若怎么老糊涂了？”

那老人怔了怔，也叹了口气，也不说话了。

朱争越说越气：“这件事你也脱不了干系！你手下的那群狐狸崽子一定也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那老人垂头坐在那里，被朱争训得跟三孙子似的。

“山至轻死了，夏至上死了，你就不回去看看？就由着水至刚那么穷折腾？”

那老人还是不吱声。

朱争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你敢肯定郑愿横死这件事和狐狸窝没有关系？你的这个狗屁堂主是什么玩意？”

那老人居然就是刁昆仑。

朱争还在骂他：“我看你们天马堂也不用再叫‘天马堂’了，改叫‘癞狗堂’得了！”

刁昆仑苦笑。

“你还笑！”

“我不笑又能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铁至柔失踪了，他一定是逃到中原找我来了，他肯定会到这里来找我。我只有在这里等他，先了解一下情况。”

“你是天马堂堂主，你还要了解什么情况？你杀回去，哪个敢多说一个字？”

刁昆仑浩叹：“你以为水至刚现在还把我放在眼里？”